

南池的玉兰

代新萍(任城)

清晨,我踏着微凉的晨光,奔赴南池公园,只为寻觅那心心念念的玉兰花。公园依旧幽静,晨练的人们三三两两,徜徉在初散的晨雾里,呼吸着春日的新鲜空气。我与徒步队友每走完一圈的时候,总能看见那三棵玉兰树静静地立在湖畔。

远远望去,旁边的柳树已经披上绿装,一番春意盎然,静静展示春日的风采。而玉兰树上还是光秃秃的枝桠,苍劲有力,透着别样风骨。走进一瞧,原来枝桠上已有密密麻麻的玉兰花苞,紧紧地抱成团,露出俏皮的小脑袋,静静地立在枝头,像在观望,又似在成长,仿佛正静待春风拂面。

对岸的迎春花开得却是热热闹闹,一派灿烂景象。迎春花,因其在百花之中开花最早,花后即迎来百花齐放的春天而得名,被誉为“春天的使者”。它和玉兰都是先开花后长叶,盛开的迎春花就像一团团烈

火,点燃了春日的勃勃生机。

玉兰花素有“玉雪霓裳”之姿,具“君子之态”,香气清新淡雅,自古便是庭院雅植。它既有“点破银花玉雪香”的美感,还有“堆银积玉”的雅致。我不禁遐想,如若此刻的玉兰花也竞相开放,一朵朵如雪莲般绽放在枝头,和对岸的迎春花遥相呼应,定是一幅群木争艳、百花吐芳的春日美景。

站在玉兰树下,看着枝桠上饱满的花苞,心中竟多了一份期待。往年此时,抬头总能看到满树的玉兰花,淡雅、洁白,与春风不期而遇,又不争不抢独立枝头,我便是这般爱上了它的沉默与坚韧。

满园春色藏不住。春江水暖,一池春水波光粼粼,水鸭畅游其中,好不惬意。各种花卉次第开放,林中鸟儿叽叽喳喳最为欢畅。蓝天白云下,含苞待放的玉兰花,为这热闹的春日,又添了另一番景致。

鱼趣

秋分(兖州)

沙发与鱼缸相对,有意无意间,眼神就会被鱼儿曼妙的身姿所吸引。别看它们现在优哉游哉的,曾经也是“造反”不断的主儿。

记得新鱼刚买回来时,大概对新环境不太适应,就在我们都还沉浸在对它们到来而欣喜时,只听啪的一声,一条鱼猛地跃出鱼缸,呈抛物线重重摔落在地。我们慌忙将它捡起,一米半高的落差,它竟然一点儿事没有。重回鱼缸,继续快活地游来游去,好像刚才发生的事与它一点关系都没有,着实让人感叹它的“厚脸皮”。

为防止意外,老公找来一只网子罩住鱼缸,可第二次“越狱”仍然发生了,亏得当时家里有人,否则非晾成鱼干不可。一次次小波折,让养鱼多了几分操心,却也平添无数乐趣。朝夕相伴,鱼缸里三条各具特色的锦鲤,成了家中别样的风景,它们分别是核潜艇、老江湖小白和小丑。

核潜艇,花色红白相间,健硕流畅,故此得名。外表威风凛凛的它,但放松起来却是不管不顾的,它的最大爱好就是和自己玩儿,经常追着自己的尾巴不停转圈,就像猫儿玩自己的尾巴那样。

称呼小白为老江湖并不确切。但不这样写,好像不足以说明它的传奇。养鱼两年,因病或适者生存等自然淘汰,前前后后鱼儿更换了三拨,唯独小白每次都能死里逃生,是鱼缸里名副其实的“元老”。在历经磨难的过程中,它也由原来的金黄色蜕变成了现在的白色,颜色不如原来漂亮,但永远是成员中最活泼最有生机的一员。

小丑是最近新买的,它很快和原有住户打成一片,这大概源于它滑稽可爱的长相。小丑通体金黄,但奇怪的是它的两只眼睛和嘴巴上方,有明显的黑色斑点,宛如登台表演的小丑画了浓眉胡须,迎面游来总能逗得我开怀大笑。记得买它的时候,在众多的鱼中,我们看花了眼,忽然小丑就大摇大摆地游过来了,看它那滑稽的头型,我们就笑了。老板趁热打铁:“既然喜欢就是有缘,带走吧。”小丑就这样跟我们回了家。

如今,鱼缸上的防护网早已撤去,那些“越狱”的小插曲也成了茶余饭后的笑谈。核潜艇依旧执着地追着自己的尾巴打转,小白还是活力满满地穿梭在鱼缸各处,小丑则时不时摆着滑稽的姿态游到缸边,像是在跟我们打招呼。

鱼儿不懂什么陪伴,却用日复一日的自在游弋,悄悄填满了我们平淡的日常,也让我明白,原来最简单的幸福,就是看一群鱼儿自在生长,守一段烟火寻常。

小区春景

刘静(任城)

三月里的小区花园,阳光明媚,杏花粉,桃花红,玉兰洁白展仙姿,海棠含苞朵朵红。一只白头鸭在树枝上跳来跳去,清脆悦耳的鸣叫声引人驻足观望。鸟儿舞姿优美,树梢微微颤动,纷纷飘落杏花雨。

花园里早已热闹起来,扶老携幼来赏花的人络绎不绝。一冬未见面的老人们在萌发新芽的紫藤下围坐一圈,或坐连椅,或坐小推车、马扎凳,絮絮叨叨聊着家常,热议着过年的趣事——在儿女家过年的欢喜,孩子们送的新年礼物,你一言我一语,眉眼间满是笑意。

再看那些在花前打卡拍照的年轻人,互相交流做什么动作、摆什么姿势拍照更好看。一对年轻夫妇牵着孩子的手,想在花前留影,小孩子哭闹着要去沙坑玩。沙坑里,小朋友们玩得不亦乐乎,有的搭建

“城堡”,有的用“挖掘机”施工,有的用模具铸造出各种模型。

翠绿的竹林东边是球场,一群少年穿着单衣打篮球,即便不慎撞倒,也立刻爬起拍去尘土,继续投入比赛,模样格外可爱。不远处,三个女孩奔跑而来,中间十多岁的女孩扎着马尾辫,穿着红黑相间的毛衣,抱着外套。我盯着她看了一会儿,这毛衣和我中学时穿过的那件有几分相似——那是母亲亲手为我编织的。望着那熟悉的纹路,我心中涌起一阵暖意。我望向不远处,母亲正和老人们谈得尽兴。

我站在一边看着,看着满园春色。阳光中,春风拂面,温柔你我。老老少少的人们聚集在花园,群一世界,群一话题,内容各不同,但人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,一片祥和景象。

侍花弄草

陈秋荣(梁山)

前几天去嫂子家串门,玄关处一株姿态独特的绿植吸引住了我的目光。它扭着妖娆的身躯,叶片细长而舒展,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,透着几分艺术的灵性。

我凑近细细观赏,连连称奇。嫂子笑着告诉我,这是龙柳。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,细看之下,那叶片形似柳叶,而虬曲盘旋的枝干,又如一条蜿蜒游动的龙,名字起得形神兼备,不禁让人感叹命名者那份独到的审美与巧思。

我向来也喜欢花草草,可惜养花的手艺欠佳。那些水灵灵的植物到了我手里,往往撑不了几天便枯萎凋零。每每面对枯死的花草,心中满是落寞,却又不肯死心,对着枯根也坚持浇水,直到彻底失去生机,才黯然收场。曾有领导到办公室巡查,别的没多说,只指着那盆枯死的花,提醒我清理掉,免得影响美观。想来只有空空的花盆,懂得我养花的一片痴心。

一次,同样爱花的同学对我说:“我给你弄点太阳花,这次的特别好养。在店门口大木箱里长了两三年,没怎么管过,基本靠天吃饭,现在已经繁衍出两大箱了,给你一把。”我欣然应允。可不到两周,我就把叶落枝枯的照片发给她,并附言说:“这可能是太阳花的‘重孙子辈的’,太娇嫩,不好养。你再给我弄点‘老祖宗’级别的,我一定悉心照料。”她回我:

“别再‘嚯嚯’人家一家老小了,算了吧!”自此再也不提送花之事。

后来,我干脆种起了麦子。小时候听老人说麦子最皮实,再冷再踩都能活。果然,它们成了陪伴我最久的绿植。每当在单位吃馒头时,总会想起办公室昂首挺立的麦苗,心底便生出欢喜,连胃口也变好不少。

看到嫂子家的龙柳,我养花的心又蠢蠢欲动。记得家里老人说过,柳树好养活,有水就能活,以前苦日子时还吃柳芽充饥。我忍不住下单入手一小把龙柳枝,打算先试着养护。拆开包装,光秃秃的几根枝条,着实有些考验人。我小心翼翼地将枝条插进花瓶,心里默念:只要发芽,我就一定好好待你们,不再轻言放弃。

往后的日子里,每日上下班、工作疲惫时,我都会驻足观望,期盼生命的迹象。终于在一个周一的早晨,我走进办公室,惊喜地发现我的小龙柳吐绿了!嫩黄的芽叶,歪着头,像害羞又自豪的小精灵,娇俏地映入我眼帘。我欣喜不已,认真打扫整理好整个办公室。龙柳既然选择了在我这里安家,我定不能辜负这份美好的信任。

龙柳不语,却让我懂得了双向奔赴的美好,我们养的不只是花,还有一份耐心与心意!

